

寒
松
堂
集
六





寒松堂集

(六)

魏象樞著

平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著者 魏 象 樞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寒 松 堂 集
六 冊

王雲五主編
靈書集成初編

(本書校對者 王永榜謝雨東
王模宮秀)

陸

寒松堂集卷九

雜著

中和位育說

嘗讀中庸。至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終日理會而不得其解。按朱子云。推而極之。蓋自戒懼慎獨。而約之精之。實從天下大本。天下達道。推而極之也。本者。根也。千枝萬葉。從此發出也。道者。路也。千門萬戶。從此走去也。君子戒懼慎獨。一身之內。中和備矣。自一身以致之於天下。使天下無一人不中。無一人不和。無一事不中。無一事不和。是廣之布之義也。所謂修道之教也。洪範云。皇建其有極。無偏無陂。遵王之義。會其有極。歸其有極。曰皇極之敷言。是彝是訓。于帝其訓。凡厥庶民。極之敷言。是訓是行。以近天子之光。董仲舒云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。正百官。正萬民。而陰陽和。風雨時。諸祥畢至。則中和位育之實理。實事可知也。其爲修道之教無疑矣。乃說者曰。位育之效。帝王有其事。聖賢存其理。夫古有聖賢而帝王者矣。亦有聖賢而不必帝王者矣。雖一本而萬殊。實同體而異用。故一身中和。卽有一身之位育。如心廣體胖。晬面盎背。動容周旋中禮。是也。一家中和。卽有一家之位育。如父慈子孝。兄友弟恭。夫倡婦隨。男女繁生。奴婢聽令。草木昆蟲。不傷其類。雞豚狗彘。無失其時。是也。自國以及於天下。斯聖賢而帝王者之能事矣。

何也。人君之喜怒哀樂。卽禮樂政刑之所從出。人君之禮樂政刑。又卽雨暘燠寒之所由見。中節則一人無偏倚之私。天下自協好惡之公。生所當生。生固生也。殺所當殺。殺亦生也。予所當予。予固予也。奪所當奪。奪亦予也。推之而田疇以治。學校以興。諸侯用命。臣工修職。徭役均平。盜賊屏息。範圍天地而不過。曲成萬物而不遺。天道下濟。地道上行。則位之象也。人無夭札。物無疵厲。則育之象也。又安有禮樂政刑之乖其宜。而雨暘寒燠之失其序者哉。夫人君之喜怒哀樂。患不中節耳。不患位育之無其事也。故大本者道之自修於一人也。所以施教也。達道者。教之大行於天下也。所以立命。所以事天也。

三物字說答孫退谷先生

先生閱拙著大學管窺。乃問大學物字。與舜明於庶物物字。是一是二。與萬物皆備之物。有物有則之物。是一是二。樞曰。聖賢立言。一章有一章之意旨。訓詁家難說是一。若參會說來。安得有二。舜明於庶物。無非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也。當日工虞水火。都是大學中物。人倫尤庶物之本。舜不徧物而急先務者。正是致知格物。知所先後也。明於庶物。明明德於天下矣。由仁義行。止於至善矣。又如萬物皆備於我。無非備此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也。一物不備。從何格起。既備於我。便非逐物矣。反身而誠。誠意之學也。強恕而行。絜矩之學也。一部大學。自誠意說到平天下。孟子兩言括盡。原自願學孔子得來。至於詩言有物有則。此物卽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。沒一件不與形氣俱生。此則卽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。沒一件不與天理恰好。天理流行。其則不遠。件件要還他恰好處。須件件便格到恰好處。大人明明德。蒸民好懿。

德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。再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。不誠無物。先生雖未下問。亦可參看物之終始。事有終始也。不誠無物。本亂而末治者否也。成己明明德也。成物新民也。時措之宜。止於至善也。大學誠意必致知格物者。誠之爲貴也。諸如此類。原不宜穿鑿割裂。其實皆可一線穿去矣。敢因問而請正焉。

性習說與武承之

甚矣。人之所習。不可不慎也。因讀論語性相近。習相遠一節。先儒謂此性爲氣質之性而言。愚謂天命之性本一也。安得又有氣質之性。但氣質所以承受此性者也。性所以主宰氣質者也。性離氣質。安頓何處。此性一落氣質之內。豈無稍偏。然究其最初之理。原自相近。猶孟子所云。平旦之氣。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。幾希。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噫爾而與之。行道之人弗受。蹴爾而與之。乞人不屑也。夫以今人行道之人。乞人無不皆然。相近了了矣。只要慎其所習耳。故下節緊說惟上知與下愚不移。上智下愚。有幾人哉。其餘皆可移也。武承之曰。柴愚。參魯。師辟。由喑。亦相近否。愚曰。以聖人之中正視之。則有偏耳。其相近者自在。固非上知。亦非下愚也。四者各有當盡之工夫。各有合道之氣質。故曾子卒能傳道也。如藥性然。參耆苓朮。炮炙不到。亦有偏處。但與甘草同用。則得其平。若加芩連則寒。加烏附則熱。此又習相遠之喻也。承之曰。猶有辨。請即以藥性言之。人參有堅厚者。有輕薄者。其輕薄之十分。不及堅厚之五分。性之不齊。豈不如是乎。愚曰。不然。人參堅厚輕薄。是氣質也。如人長短強弱之不同耳。非性也。堅厚輕薄。俱能補人。此性之相近也。卽有輕薄者。其性未嘗殺人也。此性善也。學者格物之功。顧可忽

乎哉。

克己復禮歸仁說與白東谷先生

按紫陽註天下歸仁曰歸猶與也。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。每讀至此。既不敢以朱註爲非。又憎憎不能見大意。竊謂與其仁是說向人的那一邊。天下之人之稱許。安可必之一日耶。第云歸猶合也。通也。庶幾近之。遊子歸家而云會合。百川歸海而云疏通。其義自見。正與復字緊緊對鍼。先儒或有言及者。拈出以正之。近讀王文公語藪云。仁爲心之春。春之日萬物歸之。而日未嘗使其歸。尤深切可會。至於克己復禮。儒學也。克己而不復禮。禪學也。儒者非禮勿視勿聽。勿言勿動者。是禮必視之聽之言之動之矣。若釋氏則以耳目口鼻爲障。並視聽言動而空之。禮遂去矣。此復禮不復禮之分。而卽天下歸不歸之分也。

命說與張伯珩

命之理微。孔子則罕言矣。乃於行止死生之際。未嘗不確然而歸於命也。一則曰道之將行也與。命也。道之將廢也與。命也。一則曰亡之命矣夫。行廢亡而皆命。命之理其殆微而顯者也。至孟子則謂修身以俟爲立命。盡道而死爲正命。夫修身矣而不能不俟。盡道矣而不能不死。命之理抑又微而顯。顯而著者也。甚矣命之不可不知也。命者何。陰陽五行是也。人之生也。陰陽未有不全。而不全者有之。五行未有不備。而不備者有之。偏陰者柔順而清平。甚則流而靡矣。偏陽者剛方而激烈。甚則躁而愎矣。至於金缺則不

嚴木缺則不寬。水缺則不達。火缺則不文。土缺則不質。命有偏有缺。而氣質成之。甚矣。命之不可不知也。昔孔子五十而知天命。又曰。不知命。無以爲君子。裁成輔相之事。出乎其中矣。知命又曷可輕言耶。張伯珩先生語余曰。子能取子之陰陽五行而察之乎。過者抑之。不及者揚之。是知命者矣。信如斯言。修身盡道之功。無非裁成輔相之事。先生殆有見於微而顯。顯而著者與。不然。行止死生之際。蓋難言之。宜乎聖人之罕也。余將退而察夫陰陽五行之過不及者何在。以求合於先生抑揚之說矣。若知命與否。則終不敢自量也。

東林說

昔堯舜禹湯文武以道治天下。執中相傳。載在尙書。習以躬行。非徒口說也。故夫子曰。德之不修。學之不講。是吾憂也。則講學所以修德明矣。中庸有云。修道之謂教。則教人必先修道。又明矣。講學而不修德。教人而不修道。皆口說也。口說則近於清談。近於標榜。於是假名節者。得以附其中而行其私。而人之惡之者衆。遂並講學而非之。其君子又疾惡太甚。小人之怨益深。心思所以中傷之者。朋黨之害所不免矣。明有東林之黨。東林蓋當時所目爲正人君子。而黨則小人加之以名者也。小人加之以黨。固小人之過。而非盡小人之過也。鄒馮兩人之品則高。而講學之名甚盛。其一時從講之人。口說多而躬行少耳。使二人者身居要職。上格君心。下率臣僚。一以敦尙風節。進賢退不肖爲務。道德交修。躬行實踐。不煩口說而學自明。卽孔子得位行道。要不外此。安用區區聚講爲哉。乃竟以成己成物之心。蹈分門戶之迹。自號爲東

林而人卽指爲朋黨。此朱童蒙東林爲戒之疏所自來矣。繼而攻東林者不止童蒙一疏。而受攻者亦不止鄒馮兩人。衆人攻東林太毒。由於東林攻魏璫太急也。不知君子之於小人。除之宜操其勝。易曰。往不勝爲咎。當其權勢方熾之時。以楊漣之素信於君者。尙不能勝。况未信者乎。衆人以爲不效楊漣。則非東林。故羣起而攻之。如以木擊火。知其不勝而往。則東林二字驅之也。會高攀龍糾發貪惡。崔呈秀。呈秀賂脫擬輕罪。心不自安。乃父事魏璫。適楊忠烈二十四罪之疏上。故有東林殺我父子之語。黨禍自此起矣。衆人旣入黨局。因而誣陷羅織。遂一網打盡耳。嗚呼。漢有李范。一代偉人。議者惜其不善保身。正在疾惡太甚。又好標榜也。吾於鄒馮亦云。

祈穀說與蔚州李侯

歲庚子。州守李公樂天過庸齋而問曰。蔚之無秋也。計十年。民困極矣。食且不繼。賦將安出。兼有蝗有雹。有旱有水有疫。果數乎否。象樞曰。天災流行。何代無之。數也。儒者不言數。咎在人。茲地也。人虞詐欺。俗健訟。歟。行誼悖。歟。天物暴。歟。淫祠盛。歟。有一於此。足以致災。大夫牧此地者也。事之可爲者爲之。不可爲者盡祈諸。按周禮。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。又命百縣。雩祀百辟卿士。有益於民者。祈穀實。夫百辟卿士。如句龍后稷之類。是也。諸侯以下。雩上公。祈穀之禮。自古然矣。爲其可爲。更爲其不可爲。牧此地者之責也。大夫曰善。乃蠲吉上旬之八日。率僚屬致齋祀之。象樞因與諸紳士約。各致齋從焉。

如晤語與孫鍾元先生問答

竊聞先生曰。子臣弟友盡分。視聽言動合禮。喜怒哀樂中節。是終身行之不盡處。樞謂分何以盡。只要忠恕。禮何以合。只要克己。節何以中。只要戒慎恐懼。又樞終身無行而不當盡處。先生曰。庸齋之板實。卽江村之認真也。真人本色。開口託出。

先生曰。饑餓窮愁困不倒。聲色貨利浸不倒。死生患難考不倒。而人之能事畢矣。樞謂素位而行之君子。上也。不淫不移不屈之大丈夫。次也。循理守法安命。樞之所謂不倒也。先生曰。成功一也。

先生曰。或曰。士不可以小自待。不惟不宜讓今人。並不宜讓古人。予謂士不可過自恃。不惟宜讓古人。並宜讓今人。樞謂不宜讓者。是引之使進也。宜讓者。是抑之使退也。因人施教之法。或言亦宜並存。不宜抹倒。先生曰。有前段自應有後段。如雜卦一反一正相互者然。

有問處事之道者。先生曰。水到渠成。不必急性。天大事總平常事。樞謂水到渠成者。是堯則天。舜恭己。禹無事。孔子不踰矩也。學者引水開渠時。這等話且莫說得太蚤。先生曰。正好理會。

先生曰。匹夫不可奪志也。蓋志不可奪。便是造命立命處。樞謂此孔顏真樂源頭處也。下學上達。欲罷不能。安可奪乎。先生曰。人各有不奪之志。獨孔顏真樂。是其源頭。

先生曰。人患不能信。更患不能疑。人患無所知。更患有所知。人患不明白。更患太明白。此非真實有理會者。未易語此。樞謂首二語。如曾子之三省身。漆雕開之未能信。是也。次二語。則孔子所謂吾有知乎哉。無知也。末二語。則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也。賢可勉而能。聖不可學而至。若說與初學人。恐引入圓熟曠蕩。

一路矣。先生曰：法非專爲初學說。先生慮及初學，便是爲初學說法。思深哉。

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。諸儒卻未說明。樞謂無私則一體。兼愛非一體。堯舜生殺予奪。孔子筆削褒貶。纔是一體。學者切莫錯認。先生曰：無私與兼愛自別。

孔子罕言仁。故論人亦不輕許仁。而儒者率云孔門之學先識仁。仁從何識乎。樞謂仁者無私之謂。心安理得之謂。一事無私。則一事之心安理得也。終身無私。則終身之心安理得也。生熟之間。遠合之分耳。識仁者亦求之無私而已矣。求之心安理得而已矣。先生曰：罕言仁。無躡等之教也。除卻心安理得。所言何事。此論得之。

先生曰：周元公而後。程正叔不讀佛書。樞生平未見所謂佛書道藏者爲何物。雖云不博。卻落得胸中有大受。用口中無大辨駁。先生曰：有此大受用。又何用大辨駁。

何以止謗曰無辨。昔人之言也。何以別異端曰無辨。樞之言也。無辨者非徒閉口。要盡其所當盡耳。先生曰：極是。

樞嘗聞人有言釋氏云：終日喫飯。不挂一粒。終日著衣。不挂一絲。人皆贊之。樞謂此二語。只是一箇沒天理。吾儒終日喫飯。粒米皆挂。詩曰：鋤禾日當午。汗滴禾下土。誰知盤中餐。粒粒皆辛苦。讀此能不挂乎。吾儒終日著衣。寸絲皆挂。詩曰：昨日到城郭。歸來淚滿巾。徧身綺羅者。不是養蠶人。讀此能不挂乎。若讀至二月賣新絲。五月糶新穀。醫得眼前瘡。剜卻心頭肉。我願君王心。化作光明燭。不照綺羅筵。徧照逃亡屋。

樞恐普天之下食者衣者俱不自安矣。此豳風之所以告成王也。吾儒異於釋氏。甯俟辨而知之哉。先生曰。儒家用世。釋氏出世。用世者自挂心。出世者自不挂心。所謂法各爲用。道不相謀也。

樞有三關。循途而過焉。第一關。違禽獸不遠。第二關。悅不若己。第三關。言行不相顧。樞平日策勉如此。讀先生恥不恥之間。其人禽之介乎更嚴矣。先生曰。人不肯認者。我不諱。便是大過人處。

先生題三教堂云。法各爲用。樞以四字足爲一聯。曰。道不相謀。此都門讀答問時。申明先生之意。今錄而質之。以志十年同心之一端云。

按家禮。朱子曰。薦新告廟祠。吉凶相襲。似不可行。未葬可廢。既葬則使輕服。或已除者。入廟祠行禮可也。四時大祭。既葬亦不可行。又曰。家間頃年居喪。於四時正祭。則不敢舉。而俗節薦享。則以墨衰行之。蓋正祭三獻受胙。非居喪所可行。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。不讀祝不受胙也。又曰。喪三年不祭。但古人居處言語飲食。皆與平日絕異。故宗廟家祠之祭。雖廢。而幽明之間。兩無憾焉。今人居喪與古人異。卒哭之後。遂墨其衰。凡出入居處飲食與平日之所爲。皆不廢也。而獨廢此一事。恐亦有所未安。竊謂欲處此義者。但當自省。所以居喪之禮。果能始終一一合於曲禮。即廢祭無可疑。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。或其他有所未合者。尙多。即卒哭之前。不得已準禮且廢。卒哭之後。可以略倣左傳杜預之說。遇四時祭日。以衰服特祀於几筵。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家祠可也。樞讀此。略爲參酌。三年全廢祭禮。朱子之說固是。四時祭日以墨衰行禮。杜預之說亦有可商。樞平日家祠祭禮。止三獻讀祝不受胙。而鄉中先達亦從未見墨衰之制。竊

欲略倣前人諸說。於小祥後。旣以練服爲冠。去首經負版辟領。亦不必複製墨衰。止以練服四叩於祠外。畢。令嫡孫輩除服者告獻。並不讀祝。或亦幽明兩無憾之道。不然。祖宗三年不血食。不見子孫俯首於堂下。靈爽其安乎。昔人因情而制禮。後人酌古而準今。故寒家有家禮酌一書。蓋取擇善而行曰酌之義也。質之先生。先生曰。禮以禮其心之所安而已。心之所不安者。便非禮。夫子大林放之問本。喜商也之起予。其言曰。事死如事生。事亡如事存。其意自見。

學約請問與孫退谷先生問答

程子曰。善惡皆天理。但人自不可流於惡云云。此與性可以爲善。可以爲不善之說無異。陽明云。無善無惡者。心之體。有善有惡者。意之動云云。此與性無善無不善之說無異。何世之駁陽明者多也。先生曰。程子此說。是人以生爲性。便有善惡。若性原無兩物相對。其流爲善流爲惡。是生之性。非人生而靜以上之性也。譬之水。其原本清。流爲清。流爲濁。總皆水也。但非原初有清濁相對耳。此學問極透語。與後人語相去千里。

明道先生真亞聖也。余觀彼透體於二氏中過來者。又程門上蔡與游楊三先生。皆從禪裏打過來。此等語載之集中。使讀者且曰。明道先生從二氏中過來。吾輩學禪何礙。不幾爲後世嚆矢乎。先生曰。二氏邪說。足以煽惑一世。沿流千百年。豈易至此。非吾儒深入其室。盡破其迷謬。何可振醒後學。若此。如韓昌黎以禍福因果之說斥之。未有不爲異端所笑者。故宋之大儒。無不洞曉其旨。而批根導竅。彼始無遁情。後

之墮於彼教者。皆未徧讀其書。而徒事觀場。所謂不入虎穴。安得虎子也。

顏子好學。不在怒與過上用功。只看大易便知。復卦初九一爻。惟顏子能當之。蓋謂不遠復也。愚謂喜怒哀樂。怒爲難制。吉凶悔吝。過則多端。不在此處用功。終非克己之學。何如。先生曰。顏子亞聖。觀其不違如愚。所學固不離於怒與過。豈專在怒與過。讀昌黎不貳過論。亦淺之乎。視顏子矣。朱子曰。顏子之不遷不貳。乃其終身好學之所就。此語可思。

祭位西上。以次而東。今改設是否。先生創行。設如士大夫家祠堂一間。東西不能容許多桌子。且祔位退後。又安得有如許餘地。恐難通行。至於神主高若干。櫨高若干。今尺準周尺若干。近世多不如式。先生曰。祭禮不宗西上之制。非始於不肖。先儒皆行之。祠堂止藏神主。朔望及時祭。於此行禮。若大祭合祭。皆請主於正寢。祭畢。奉回祠堂。如朝廷藏神主於寢殿。祭則於太廟正殿。乃古禮也。

古禮。主人主婦男女同祭。樞改爲主人率衆男先祭畢。主婦率衆婦行禮。止獻茶。此斟酌古今。不能強同也。未知是否。先生曰。祭日於正寢設一幃。主婦先在內。凡茶酒湯飯。皆主婦率子婦等親入器中。使家人妻送出。家人接遞與主祭者親獻。三獻皆然。男子祭畢少退。主婦率諸婦拜。仍入幃。主祭者送主撤饌。禮畢。

續學約不入月川。楓山後渠。念庵功在孔門尙少耶。涇野。涇陽。少墟功在孔門頗多。或當日有人指摘。亦遂減其分量耶。先生曰。月川。楓山後渠。功在孔門。與涇野諸公無差等。而薛胡羅高四先生。學識更卓。用

功甚深。細心參酌自見。近日熊敬修先生欲以涇野入集。然其語錄欲分爲十四類。便不能及涇陽所著五先生抄釋。多有未合處。然不敢輕肆盡言也。

願學堂講子曰學而時習之一章

今日開講。先要說明一箇學字。這學是我夫子一生的本領。一生的受用。卻把與天下萬世人的本領。天下萬世人的受用。我輩每日讀論語。開卷說學而時習之。還是學箇甚麼。大家一想。少不得生一點愧悔的念頭。起一番踴躍的精神。就好講這箇學字。這箇學。如周子云。聖希天。賢希聖。士希賢。程子云。學者將以行之也。朱子云。學之爲言。效也。人性皆善。而覺有先後。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。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。總要致知力行爲主。今人於聖賢之善。多是浮慕。不能真知。故行不去。辟如四方之人。要到京師來。必先向走過的人。討箇端的。某處是水路。從某處上船。從某處登岸。某處是陸路。從某處渡嶺。從某處過關。了了知得分明。然後程程走去。東西南北。都可到京師。學聖賢定要如此。此刻講書是知。轉刻踐履是行。若知而不行。便是不肯走聖賢的路了。終到不得聖賢地位。與草木同朽腐而已。雖知何益。故夫子開口說學而時習之。不亦說乎。指與人一條大路。教人尋討活潑潑趣味。覺得聖賢原在我心體中。親切領會。當下承接。無一念不合聖賢的理。無一事不合聖賢的道。心體上充滿洋溢。渾是聖賢對照。如掘井而及泉。如磨鏡而見光。何等快心愜意。這箇學。原與天地萬物爲一體。我嘗得真趣味。便要公於人。人曉得真趣味。便要資於我。所以同志之人。因一人以及多人。因近者以及遠者。都要來商量箇爲聖賢的法子。

講求到正心誠意處。各得本性所同然。一齊向聖賢路上去。自此脩身明道有朋。安民致主有朋。世道盛衰。人心消長。道統絕續。都在這朋友身上。朱子云。立必俱立。成不獨成。方還了我萬物一體襟懷。初則一心獨悅。今則衆心共悅。豈不可樂。故曰。有朋自遠方來。不亦樂乎。這箇學。幸有同志者知之。他人知與不知。何損於學。我只時習便了。我只與同志者講求便了。惟聖知聖。惟賢知賢。惟豪傑知豪傑。流俗之人。他怎麼能穀知我的學。這種流俗之人。纔與他說箇爲聖賢。必無信從之理。就如醉夢癡痺。吾方矜憐哀憫之不暇。那裏有一毫怨尤的意思。這等便是尊賢而容衆。嘉善而矜不能。到底是聖賢與人爲善。一片熱心腸。成己成物。而又不忍棄絕流俗之人。非君子而何。故曰。人不知而不愠。不亦君子乎。成了君子。就成的聖賢。只是一箇學字。一息如是。終身如是。大家猛省憤發。如紅爐點雪。如撥雲見日。端不負此番講論。已至賢者學聖。未至賢者學賢。當自今日始。

願學堂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一章

曾子時習工夫。只看吾日三省吾身一章。纔見吾身何等關係。何等重大。大凡齊家治國。任重道遠。都在這身子上。反身不誠。便虧體辱親了。怎麼擔的這擔子起。雖指出三件事來。卻總是毋自欺一念。如爲人謀。是人我一體的胸懷。必如舜爲堯謀。禹皋稷契爲舜謀。孔子爲天下萬世謀。方是忠。與朋友交。乃五倫中大事。四倫都要靠他成就。必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。孔子所云朋友信之。方是信。傳是道統絕續關頭。必如精一執中。舜承堯。禹承舜。孔子所云三人有師。善者從。不善者改。方是習。這三件在人看作小節目。

曾子看作大綱領。人看作欺他人。曾子看作欺自己。故不忠不信不習。都在心苗上檢點。人不及知而我獨知之。三件正是忠恕工夫。用到純熟田地。所以獨得一貫真傳。後來啟予足。啟予手時候。方卸下宏毅擔子。完了日省旬當。此真時習之學。終身不能盡。一日不可忘的。想我輩受病處。或不止這三件。且學曾子從三件下手。莫把天生父育的身子。輕輕壞了。令人痛惜。大家各自一揣。爲人謀較爲己謀。孰忠與責善的朋友交。較與比匪的朋友交。孰信傳道義之傳。較傳名利之傳。孰習從此肯一省察。便是曾子後身也。

願學堂講子夏曰賢賢易色一章

這時習之學。原是實地上做工夫。不是記誦文章了事。顏曾以下。如子夏子游。是有聖人一體的他兩人。都以文章著名。卻不重文而重行。看賢賢易色一章。便是他的學問。故說人生在世。學成箇賢人。孝子忠臣信友。纔不虛生一場。學者終日講求千言萬語。只要明這道理。道理不明。先由心地不清。心地不清。多因好色。不肯好賢。既不好賢。一點誠心已彫喪了。那有誠心愛父母。於父母必不竭力。那有誠心愛君。於君必不致身。那有誠心愛友。於友必不全信。人若識的好色念頭是病。心上一轉移。變而好賢。妄念變爲真念。人心變爲道心。心地上何等清明。或見賢人所行之事。實實效法他。或聞賢人所立之言。實實尊奉他。世間孝子忠臣信友。都是賢人。都是我所好的。我所好在孝子。事父母就能竭力。我所好在忠臣。事君就能致身。我所好在信友。交朋友就有信。這力如何竭。也有菽水承歡的。也有爵祿榮養的。總要立身行